

古今文學名家集

孟郊詩集校注

華忱之 喻學才 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

孟郊詩集校注

華忱之
喻學才
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

责任编辑：于绍卿 刘文忠

封面设计：了 之

孟郊诗集校注

Mengjiao Shiji Jiaozh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字数 50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frac{1}{8}$ 插页 2

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1657-X/I·1442 定价 29.75 元

前言

一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生於蘇州之崑山。幼而喪父，老而失子。少隱嵩山，稱處士。曾參加潮州釋皎然組織的詩會〔一〕。與盧殷一班文士馳聘詩酒場中，「初識漆鬢髮，爭爲新文章。夜踏明月橋，店飲吾書床。……吟哦無滓韻，言語多古腸。」〔甲盧殷十首〕放浪形骸，詩酒流連地度過了牠的壯年。四十以後，懷着匡時濟世之志，決心棄隱出仕，但久困文場，三試始得一第。東西南北，寄食四方，白首選書，始釋褐爲溧陽縣尉，沈淪下僚，自難展其抱負。元和以後，仕爲鄭餘慶賓佐，定居洛陽立德坊，雖心形較爲逍遙，但依然過着「清貧聊自爾，素實〔同「實」〕將如何」〔立德新居十首〕、「官給未入門，家人盡以灰」〔雪〕的「典賣致盃」的生活。元和九年，應鄭餘慶再招爲與元軍參謀，自洛陽赴任。終於以羸病之身齋志以歿，死於路途，結束了淒涼寂寞的一生！

宋蘇軾《讀孟郊詩二首》，以孟郊喜作苦語，比爲「寒蟲夜號」〔二〕；南宋嚴羽、元辛文房也謂讀孟郊詩「使人不懂」〔三〕；金元遺山甚至譏爲「詩囚」〔四〕。這些評價，貶之太過，俱非知人論世之言，也並不符合孟郊思想創作的實際。我們知道，唐朝自安史之亂後，開始出現了藩鎮割據，特別在德宗李适統治時期，

諸藩鎮互相勾結，形成了「五賊」（按指藩鎮李希烈、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納）株連半天下」的嚴重局勢。加以吐蕃、回紇頻繁入侵，邊患日急，人民水深火熱，承受着深重的苦難。另一方面，在唐朝統治集團內部，朝臣與宦官之間，新官僚與舊官僚之間的矛盾衝突，也日趨尖銳，互結朋黨，彼此傾軋，形成了複雜多變的政治局面。孟郊就是生長、活動在這內憂外患、矛盾重重的時代和社會裏。他之所以喜作愁苦之音，不能僅僅認為是抒寫他個人小小的悲歡、一生的坎坷，而是從他個人的不幸中更深刻地折射出時代的艱難，現實的殘酷，世路的險巇，揭示了封建社會中無數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悲慘命運和苦悶心情。是有其特定的現實意義與思想價值的。

孟郊是有政治抱負的，他不止一次希望用他的詩才和文筆，取得高第，以爲進身之階。但事與願違，屢試不第，這就不能不激發起他的憤懣。所以當他一旦登第後，便自然而然地寫出了像「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那樣的「快語」，以宣洩多年來內心的積憤。宋人往往以此二語爲孟郊「氣度窘促」之證，實非知言。蓋孟郊應試乃至出仕，都非單純爲了個人的得失窮達，而是有着更爲遠大的追求。正如他在《古興》（卷二）詩中所說：「楚血未乾衣，荆虹尚埋輝。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歸。」他以楚人卞和泣血獻玉自喻被褐懷玉，抱璞求歸，矢志不移，壯懷激烈。氣度何嘗窘促？他的「春風得意」二語，直抒胸臆，語無矯飾，千載下猶能彷彿想見他當年揚眉吐氣的心情，固不當以「氣度窘促」貶之。

孟郊的政治理想，以儒家倫理道德之說爲宗，而又崇尚自然，也受有老莊思想一定的影響。這些都從他的詩文中反映出來。晚年在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雙重困頓下，把他的心靈轉而寄託在對佛經的鑽

研上去，促使他發出了『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親』這樣沉痛的呼聲！孟郊在上常州盧使君兩書中曾提出『道德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主張君子應『法天而行身。』於萬物皆不棄。『以公道養天下。』在獨孤郁答孟郊論仕進書（唐文粹八十三）中，又提出孟郊的仕進觀『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的問題。從獨孤郁答語中，顯然看出孟郊主張『仕非爲貧』，從政不是爲一己之私利，而是爲了以『天地至公之道』，解懸拯溺，爲民謀福。在孟郊 弔元魯山十首（卷十）中，又從歌頌元魯山『萬物飽爲飽，萬人懷爲懷』的政治理想，曲折地透露出孟郊民胞物與的進步觀點。因之，在孟郊全部詩作中，除了詠歎個人悲苦遭遇外，還有不少以他親切感受寫下的憂時憤世的詩篇。當建中三四年間諸藩鎮連兵抗唐時，孟郊痛心國難，萬目時艱，在殺氣不在邊、感懷、百憂等不少詩篇中，揭示了『兩河屯兵，煙塵馳突』、『清濁鎖流』的亂象；展現了『壯士心是劍，爲君射斗牛。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長策苟未立，丈夫誠可羞。靈響復何事，劍鳴思戮讎』的壯志豪情；以及詩人憂心如焚，獨寢難眠，嘆息沾纓的萬千思緒。特別在傷春一詩中，沉痛描繪了兩河十年戰亂後，傷心慘目的荒城景象，寄寓着作者難以抑制的內心悲憤，也是替苦難的人民大衆向封建統治集團提出了血淚的控訴和無言的抗爭。當吐蕃、回紇頻繁入侵，邊患日急時，他寫出了猛將吟等詩篇，歌頌了『手驅虎隊，心藏豹篇』的北方猛將。當元和和初年割關抗命作亂時，唐廷命高崇文征蜀。蜀平後，孟郊和韓愈同作有征蜀聯句，寫出了『風旗匝地，雷鼓轟天』的征蜀盛況；並在與韓愈同作的會合聯句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國雠未銷鏃，我志蕩邱壟。』正如魯迅正確評價陶潛那樣：『陶潛除了『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

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孟郊也正是如此，他關懷國事，同情下層勞苦人民，用他的詩歌創作控訴封建社會一些巧譎非義的不合理事象，批判奔競勢利的封建關係與封建習俗，也并非整年整月的哀吟哭訴個人生活的悲苦。退一步說，正由於孟郊親身經歷了坎坷不遇的窮困生活，纔使他對於勞苦人民生活實況有着較為深切的體驗，思想感情也和勞苦人民息息相通，纔能寫出如『長安早春』、『織婦辭』、『寒地百姓吟』等反映社會現實，關懷人民疾苦的出色詩篇。我們只有把孟郊在現實痛苦磨煉下描寫個人生活窘困的詩篇，和他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詩篇互相聯繫起來，把他個人的不幸和時代的多艱互相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和了解，才能深入地把握孟郊詩歌深刻的思想意蘊與社會價值，廓清前人由於『門徑不同，故是丹非素』（紀昀語）的一偏之見。

孟郊是奇士，也是畸人。兩《唐書·孟郊傳》稱他『性孤僻寡合』，『性介少諧合』。韓愈《薦士》詩也稱他『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他爲人正直耿介，雖然一生過着『裘褐懸結』的貧苦生活，但堅持操守，決不肯趨附權貴，同流合污。在他的詩裏就有『萬俗皆走圓，一身猶學方』（《上達奚舍人》），『楚屈入水死，詩孟踏雪僵。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答盧仝》）這樣一些矯激不平之音。冷酷的現實帶給詩人如此沉重的不幸，但詩人的回答却是：

零落雪文字，分明鏡精神。坐甘冰抱晚，永謝酒懷春。（《自惜》）

倚詩爲活計，從古多無肥。詩飢老不怨，勞師決羣羣。（《送淡公》）

從這些擲地作金石聲的語言中，一個古心自鞭，坐甘冰抱，品格崇高，倔強不屈的詩人形象，不是屹立于千古了嗎？孟郊這種與封建社會鑿枘相違的性格，自然招致了俗流的譏毀，韓愈《薦士》詩中有云：「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毫。……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孟郊對惡毒的譏毀有着特別痛切的感受，如《懷惱》中云：「以我殘杪身，清峭養高閑。求閑未得閑，衆謂嗔虬龍。」《秋懷》中云：「嘗言不見血，殺人何紛紛。聲如窮家犬，吠竇何閭閻！」在《君子勿鬱鬱士有謗毀者作詩以贈之》、《連州吟三章》、《答畫上人止讒作》、《峽哀》等詩中，更是不止一次地談到譏毀。他歌頌堅貞，正直，以直道而行對抗譏毀，既以激勵自己，又以鼓舞友人和推許前人。對自己則云：「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寓言》）「絃貞五條音，松直百尺心。貞絃含古風，直松凌高岑。浮聲與狂葩，胡爲欲相侵？」（《遣興》）「松柏死不變，千年色青青。志士貧更堅，守道無異營。……何以報知者？永存堅與貞！」（《答郭郎中》）對友人和前人則云：「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破竹見貞心，裂竹看直文。殘月色不改，高賢德常新。」（《大隱詠·崔從事郎以直鑒職》）「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魂。有骨不爲土，應作直木根。」（《弔比干墓》）這些正義凜然的詩句，對孟郊個性的成長和創作風格的形成，都是有相當影響的，成爲孟郊政治觀、人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現存孟郊詩五百餘首，絕大多數都是五言古詩。其中一類是樂府詩，一類是山水景物詩，一類則是詠懷、酬贈、送別、哀弔之作。他的樂府詩有樂府舊題，有新樂府（如《湘絃怨》、《求仙曲》等）；也有自創的新題（如《清東曲》等）。題材廣泛，不拘一格，有感時（如《殺氣不在邊》、《有所思》等）；有述懷（如《滌上輕薄行》、《長安羈旅行》等）；有關懷人民疾苦（如《織婦辭》等）；有寫親子之愛（如《遊子吟》、《歸信吟》等）；有閨怨（如《古薄命妾》、《征婦怨》等）；有紀遊（如《湘妃怨》等）；有酬贈（如《楚竹吟》、《酬盧度端公見和湘絃怨》、《和丁助教塞上吟》等）；有寓言（如《黃雀吟》、《覆巢行》等）。『托興深微，結體古奧』，風格各異，色彩紛呈。繼承鑒詩三百篇及漢魏以來樂府民歌慣用的比興、諧音等手法，而又自出機杼，推陳出新，展示獨特的藝術個性。其中五七言短章，思深意鍊，尤為當行出色。如《古怨》：『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通篇無一怨字，通過淚滴池水，芙蓉萎死作喻，寫思婦之深情與哀怨，更加委婉動人。唐代及唐以前寫怨情的樂府詩，連篇累牘，孟郊此篇獨以設想奇妙，含意雋永，別開蹊徑，另具一格。同樣是寫怨情的還有《閑怨》（一作《閨怨》）：『妾恨比班竹，下盤煩冤根。有筭未出土，中已含淚痕。』通篇以湘妃斑竹盤根錯節比譬思婦愁苦縈迴；而又以筭未出土，已含淚痕設喻，更深一層烘托出思婦無盡的哀愁。前篇《古怨》，兼寫男女雙方；此篇則單寫思婦；前篇以蘊藉見情，此篇則以直切取意；寫法互不雷同。其它如《巫山曲》，寫高唐神女的風姿；《羽林郎》，寫羽林兒揮鞭出獵；前者色彩幽黯，

後者色彩斑斕，各擅其妙。新樂府「結愛」，連用九個「結」字，一層深一層地描摹思婦結愛之深，亦爲樂府詩中創格。

我們再看《絃歌行》：「驅儼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岑岑拽茅鞭，保足朱禪行威威。相顧笑聲衝庭燎，桃弧射矢時獨叫。」儼，是古代驅除疫鬼的儀式。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七稱：「周官·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索室驅疫。」謂之時儼。釋者謂四時皆作也。……今春秋無儼，惟於除夕有之。孟郊所謂（詩引見前）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儼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儼也。其塗飾之制，若驅儼之儀，與《周官》略相類。孟郊此篇短短六句，全用白描手法，狀寫在庭燎照明下，衆人擊鼓吹笛，桃弧射矢驅除疫鬼的熱烈場面，描摹疫鬼染面，裸足，身着朱禪，手拽茅鞭，威威而行的動態，寫得形象生動，聲貌俱現，真實地描繪了一幅唐代風俗畫。即從史料價值上看，也是彌足珍視的。宋曾季狸《艇齋詩話》稱：「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唯此二人。……孟郊如《遊子吟》、《列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確宛轉，人不可及也。」所論頗有見地，可備參考。

孟郊是唐代寫情寫景的高手。他的山水景物詩，融理於景，景中見情，以情爲主，情景相生。俱非單純寫景而寫景，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感情的寄託。如組詩《石淙十首》（卷四），通過丹巘霽波，幽深草木，詩人昇險探奇，借以自抒其應試不第的「前恨」和「棄懷」。組詩《寒溪九首》（卷五），表現詩人踏雪寒溪，目見魚鳥皆被凍殺，象徵性地刻畫了「凍颺雜號，壘音坑谷」的冷酷血腥的世界，和百姓被剝削的苦難。詩人獨立無語，默念酸嘶，由此引發出一段感時傷世之言：「因凍死得食，殺風仍不休。以兵爲仁

義，仁義生刀頭。刀頭仁義腰，君子不可求。』詩人掩埋了凍死魚鳥的『骼骸』，並涕泗珊珊地哭弔了它們。曲折地映現了孟郊『君子不棄於萬物』、『以道德仁義、天地至公之道養天下』的政治理想。最後又寫到素冰解凍，溪景明春，一派新生景象，末二語以『忽如劍瘡盡，初起百戰身』戛然作結。

與《寒溪九首》類似的還有組詩《峽哀十首》（卷十）。詩人以雲謠波詭之筆，窮形盡態地刻畫了峽水、峽螭之險惡害人。『峽暉不停午，峽險多饑涎。樹根鎖枯棺，直骨裹衰懸。』『峽水聲不平，碧沓牽清洄。沙稜箭箭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吮，待此不測災。』『峽螭老解語，百丈潭底聞，毒波爲計較，飲血養子孫。』借以揭露批判世風之澆薄，譏毀之陰森可怖，象徵性地抒寫詩人應試不第，遭際連遭的幽憤沉哀，哀哀古往今來死於邪惡勢力的逐客、竄官、幽魂、冤鬼。通篇遣辭鑄句，劍目鉞心，有聲有色，奇險生峭，意境幽深，展現了孟郊鐫刻山水的獨到的藝術才能。他在《石淙十首》中有云：『人深得奇趣，昇險爲良躋。』古駭毛髮慄，險驚視聽乖。』如果用來形容他的山水組詩的語言風格，也是十分恰切的。

我們再看孟郊的《京山行》（卷六），又是一番景象。『衆竄聚病馬，流血不得行。後路起夜色。前山聞虎聲。此時遊子心，百尺風中旌。』前四句全爲末二句鋪墊蓄勢，而風旌百尺，寫遊子心態，亦極誇張之緻。通篇無一句正面寫京山，而京山之險阻，旅途之艱苦，已躍然紙上。孟郊好作險語，於此可見一斑。孟郊寫景詠物詩，與寄象外，妙語如珠。窮人冥搜，憂憂獨造。除了人們所熟知的《遊終南山》、《洛橋晚望》諸作，膾炙人口，已有定評外，其它如《旅次洛城東水亭》（卷五）：『霜落葉聲噪，景寒人語清。』一聯寫秋日景色，造境幽遠。《桐廬山中贈李明府》詩（卷六）用『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渲染山中靜

境，更見匠心。《遊城南韓氏莊》（卷四）：「時見水底月，動搖池上風。」用倒裝句法寫水中倒影，構思新穎。《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謙詩》（卷五）：「分明碧沙底，寫出青天心。」二語，也是從潭中倒影設喻立意，與前詩相類。他的詠物詩雖然篇什不多，但也各具特色。如《跣跣諷》、《蚊》、《燭蛾》（卷九）諸篇，緣物寓諷，寄託遙深。《酬鄭毗鄴闕詠》（卷九）：「孤光裹餘翠，獨影舞多妍。迸火燒閑地，紅星墮青天。」四語寫盡鄴闕色態。特別用「迸火」「紅星」兩句狀寫鄴闕色紅，設喻奇巧，造語工新。《井上枸杞架》一首：「深鎖銀泉甃，高葉架雲空。……影疎千點月，聲細萬條風。」首二句點題。《影疎》二語，摹寫枸杞架枝葉扶疏如蓋，疎影細聲，動態如繪。孟郊《題韋少保靜恭宅藏書洞》詩有云：「高意合天製，自然狀無窮。」他的山水景物諸作，正是這兩句詩具體的實證和形象化的說明。

孟郊在詠懷、酬贈、送別、哀弔一類詩中，藝術表現手法和語言風格，絢爛多姿。既有濃墨重彩，又有淡遠絕塵；既有硬語盤空，又有敷柔紆餘。擅用白描手法和形象化譬喻突出所要描繪的對象，摹寫出難言之情和難狀之景。孟郊的景語，其實也是情語。他往往能從平凡生活中，從切身感受中，概括出一些富有真情至性的詩句，如見肺腑地道出人人心中語，具有深刻的生活概括力和審美表現力。他的《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一詩（卷八），即集中地運用了白描手法和形象化譬喻，如「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忽如畫蛇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願停筆，驚浪恐傾船。」這些設色濃麗的詩句，誇張地描摹出獻上人奔放不羈，變化萬端的草書技能。使人讀後，恍如面對一幅雲煙霽靄，氣韻生動的水墨畫卷。又如《傷春》一詩（卷三），寫大歷、建中、貞元間兩河十年征戰後的荒城景象：

兩河春草海水清，十年征戰城郭腥。亂兵殺兒將女去，二月三月花冥冥。千里無人旋風起，鶯啼燕語荒城裏，春色不揀墓旁枝，紅顏暗色逐春去，春去春來那得知？今人看花古人墓，令人惆悵山頭路。

通篇全用對比對照的寫實之筆，從春色春花，鶯啼燕語的一派生機中，更加倍地反襯出千里無人，紅顏春去的亂後景象。感傷今昔，慨寄無窮，寫得淒麗哀婉，扣人心弦，是純用白描手法寫成的又一力作。

孟郊詩的語言藝術，固然有如韓愈所稱道的：『硬語盤空，妥帖排冪』的一面；也還有吸取漢魏以來樂府民歌的優長，運用明白如話的俚語寫詩，展示平易淡遠風格的另一面。他的《濟源寒食七首》（卷五）中：《女嬋童子黃短短》、《蜜蜂爲主各磨牙》二首；《送淡公十二首》（卷八）中：《銅斗飲江酒》、《短簑不怕雨》、《射鴨復射鴨》諸篇，都洋溢着強烈的生活氣息，表現出古樸沖淡的情調，顯示了所受民歌的影響。詩中自云：『銅斗短簑行，新章其奈何。茲焉激切句，非是等閑歌。』不喜孟郊詩的蘇軾也稱：『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又云：『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這就足以說明孟郊詩在藝術感染上已然取得了撼人心魄的效果。他的硬語盤空和平易淡遠的語言風格特色都不同程度地統一在孟詩的整體風格中，形成孟詩寓形象於白描，奇險而有平易的獨特藝術風貌。

孟郊詩初看乍讀，似覺生澀難解，細按之，不少篇什章法整肅，脈絡井然。鍊句鍊意，避陳避熟，慘淡經營，皆由苦吟得之。如《憶周秀才素上人時聞各在一方》詩（卷七），首二句『東西分我情，魂夢安能

定？『合寫各在一方的二人，並隱隱點出『憶』字。『野客雲作心』以下十句，每句分寫一人，末二句『羨爾欲寄書，飛禽杳難倩。』又合寫二人，並與首二句相呼應。構思細密，承接分合之間不着痕迹，工力老成，於此可見。』與二三友人秋宵會話清上人院詩（卷四）：『一僧敲一磬，七子吟秋月。』短短十字，囊括清上人與二三友及『秋』字，點題工妙，匪夷所思。末二語『扣寂兼探真，通宵詎能輟？』又隱隱結出夜話清上人院題意，結構嚴整，耐人尋繹。

孟詩鍊意之深，鍊字之精，允爲一時獨步。『西上經靈寶觀』詩（卷六），用『一片古關路，萬里今人行。』二語隱括古今，意象開濶，與王昌齡『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此之類，在孟郊集中隨處可見。他的『秋懷』十五首（卷四），是晚年居洛陽時所作。在組詩中，反覆詠嘆老病侵尋，一貧徹骨的內心淒苦，反映了作者晚年壯志銷磨，感懷既往的愴痛心情，集中地體現了孟詩鍊句鍊字之妙。如寫秋露，則云：『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滴』字『梳』字，鍊字艱苦。寫秋葉、秋衣，則云：『商葉墮乾雨，秋衣卧單雲。』陳延傑評云：『乾雨，言秋葉落成陣，聲乾如雨。單雲，則狀秋衣之單。』寫秋風、秋聲，則云：『歲暮景氣乾，秋風兵甲聲。』用『兵甲聲』渲染秋風肅殺，用『乾』字形容秋氣，設想之奇，出人意表。寫秋月、秋蟲，則云：『秋深月清苦，蟲老聲羸疎。』體物入微。寫貧病，則云：『一片月落牀，四壁風入衣。』瘦坐形欲折，晚飢心將崩。這些凄神寒骨的詩句，非親歷者不能道。正如韓愈所稱許：『鉤章棘句，摺擺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孟郊正是運用一些險語、拗句、僻字，說出一些不經人道語，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從而展示獨特的藝術個性和奇崛生峭的美學風格。當然，由於孟郊

刻意追求新奇險僻，有些詩句，鍛鍊之極，流於難以索解，顯露出刻削造作的痕迹，損害了單純自然的藝術美。反而成爲疵累，這是不足爲法的。

三

前面說過，在現存孟郊詩五百餘首中，絕大多數都是五言古詩。他偶而也寫作近體詩，但在字句和聲律上，每每不受對偶和平仄的限制，仍然保持獨特的拗折古勁的風格。這些都自然和他的文學主張有密切關係。

我們知道，唐初詩壇大多承襲齊梁以來崇尚聲律駢偶的餘風，柔靡綺麗的「宮體詩」，曾經風行一時。一直到了陳子昂、李白諸人才推崇「風雅」，提倡「興寄」和「漢魏風骨」，並在各自的創作中實踐了他們的主張。如陳子昂《修竹篇·序》中稱：「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他明確提出反對齊梁間「逶迤頹靡」的形式主義詩風，深恐「風雅不作」而耿耿於懷。李白《古風·一》也稱：「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這些詩句，祖述詩騷，贊美建安，批判齊梁綺麗詩風。他們提出的詩歌革新主張，把當時趨向浮靡的詩風初步扭轉，引向「雅正」的道路。而孟郊也正是在理論上繼承和發展了前輩詩人詩歌革新的主張，他在《贈鄭夫子鈇詩（卷八）》中稱：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遑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孰與造化該？

這，實際上，是一首論詩詩。形象地說明了詩歌創作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過程，闡釋了文學創作中，客觀事物反映到主觀世界，主觀世界發爲文章，表現客觀世界，對自然和社會生活中一切物象進行剪裁取舍的道理。而歸根結底，要像宋玉、李白那樣，得文章之精微，具備聖賢之心，方能『與造化該』。在《讀張碧集》（卷九）詩中又稱：

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

這首詩，實際上也是代表孟郊審美主張的一篇詩論。他痛惜天寶已來，六義消歇，國風喪而王澤竭，王澤竭而詩不作。從理論上表達了對唐代自陳子昂、李白以來倡導的詩歌革新主張的擁護和支持，是與陳子昂、李白諸人的論點一脈相承的。『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二語，既是對張碧詩作的贊揚，也是他提出的品評詩歌創作思想、藝術的兩個標準。『證興亡』，指思想意蘊；『備風骨』，指風格、創作個性等。他的目的，以『復古』爲革新，都想借『復古』的名義，將詩歌引向革新的道路。所以孟郊一再提出『雅正』和『六義』，作爲號召的旗幟，詩歌的準繩，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如他自稱：『一生自組織，千古大雅言。』自謂古詩量，恥將新學偏。『顧余昧時調，居止多疎慵。……天疾難自醫，詩僻將何攻？』爲了詩歌的革新，他寧願『心與身爲仇』，苦吟成白頭，堅定不移地從『新學』和『時調』中解脫出來，戰鬥過來。孟郊這些文學主張，是和韓愈當時倡導的『務反近體』的古文運動，相輔相成的。因之，孟郊的詩得到了韓愈的激賞，對它作出了高度的評價。韓愈《薦士》詩中稱：『……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遂

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驚。『在《送孟東野序》中又稱：『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直接把孟郊當作漢魏以來，李杜之後，現實主義詩歌優良傳統的繼承人，充分說明了孟郊對推動唐代詩歌運動的發展，確是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們如果再從孟郊當時的交遊中略加考察，也可約略窺見孟郊文學主張及其創作實踐的歸趨和影響。孟郊年輩早於韓愈。張籍爲韓愈任汴州觀察推官時所舉州貢進士。賈島曾從韓愈、張籍、孟郊問學。孟郊和他們交誼夙篤，俱爲忘形之契。韓愈拗折奇崛的詩風，與孟郊有相近的一面，他們共同致力於詩歌革新和古文運動的建設。張籍夙擅樂府歌行，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詩中稱贊說：『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姚合《贈張籍》詩也說：『古風無敵手，新語少人知。』張籍的樂府詩所以取得妙絕一時的成就，正是由於他繼承借鑒了《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及前輩詩人的優長，並向民間口頭創作學習的結果。他和摯友白居易、元稹、王建一道，共同推動了唐代新樂府詩運動的開展。張籍樂府詩的淵源和方向以及某些特色，也正是孟郊樂府詩所追求的。賈島早期詩作與孟郊相接近，受有韓愈、孟郊相當的影響。所以孟郊稱贊他說：『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戲贈無本》『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送淡公》『韓愈《贈賈島》詩也說：『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從韓、孟贈賈島詩中，不也可約略窺見孟郊和賈島詩歌創作之間『同